

听说著名作家、表演艺术家黄宗英老师在华东医院换了病房，她的老朋友、作家、编辑家彭新琪老师放心不下，于是，约了我在3月26日上午去看望宗英老师。这天，上海风和日丽，满是浓郁的春的讯息。

我们刚进病区，便遇到了看护宗英老师的姚阿姨，她叫我们先等着，她去让宗英老师准备一下——即便见老朋友，宗英老师也要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。等我们进入病房时，宗英老师已经坐在了一张扶椅上，她身穿红色羽绒服，戴了一条淡色的丝织围巾，一条小棉被则盖在穿着病员服的腿上。一问才知，这次换病房，是因为年前宗英老师患了肺炎，还伴心衰，病势汹汹，甚至住进了重症监护室，现在情况稳定后就从原先的心内科换到肺科病区了。

94岁的宗英老师依然清秀美丽，神清气爽，

笑容灿烂。当彭老师给她递上刚出版的新著时，耳聪目明的宗英老师根本就不用戴什么老花眼镜，声音响亮地读出了书名《巴金先生》，而且立马翻了起来。彭老师的女儿跟宗英老师说，她今天特意带着她的感激之情。

宗英老师

简平

上了一块她喜欢吃的起司蛋糕，宗英老师即刻说那现在就吃，看得出她非常开心。我问宗英老师现在胃口可好，她说好着呢，我真是觉得宽慰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一个人能吃就说明身体状况是好的，最怕的是啥都吃不下了。当彭老师称赞姚阿姨的悉心照料时，宗英老师说，她照顾我22年了。姚阿姨笑着说，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。我想，宗英老师不仅记忆力极好，其中也包含

故乡

王玥

我喜欢读旧刊物，这种癖好一直有，直到现在还有此习惯。

每每读到绍兴作者，总是有一种徐徐的兴味，意犹未尽，会多读几遍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或者若干个故乡，地域故乡装着身体，精神故乡装着灵魂，书中的片段和印象即表达如此，那种乡情会凑出一幅黑白照片，把片段都链接在一起，而每个时期去会心这些组成后的“照片”，总可以看到重合和似曾相识，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，是把故乡装进了自己的身体，是把灵魂寄托给了少年的闰土。

我出生在上海，祖籍绍兴，记得第一次踏上寻乡之路时，身边的景仿佛都有着预先超然的感知，一花一草一木，都浮现出我奶奶口中的爷爷，只是，我并未见过他本人。有人说，故乡是有传承的，当我们无数次地回头和转身，会惊奇地发现，故乡不仅是故乡，也不仅是个词，它的存在意义在整个人生旅途中有着不可逆转的作用。

此时的我，只是期待着故乡下一场慢雨，洗去冬天的沉睡之意，能在湖亭中间烫起一壶黄酒多好，随着水中的雨点晕出别样的甘醇，一口入喉，血液也跟着雨声淅沥在身体里奔腾，这是鉴湖水该有的模样，可能预见的，是陆游在红酥沈园杨柳依依池台边的惜别，是兰亭修禊的杨花流入悠悠的琴弦，是吴越争霸的戈声踏遍现实肃穆的城墙，是青藤先生的泼墨画出半生的凄凉，我只是希望这场雨在整个大地中生出发春天之色，因为只有春天，以复苏之名，找到了一种永恒的方式，而这种永恒，在心灵深处，轻轻占满了心扉。

归乡之情，总是能刻画出一条船来，不是在湖中，就是在心中，自己附诗作只木船，荡漾到湖心中间，寻回一条归家的路。

“水色江南春逸然，逸然忆得旧蓬船。城南六里今谁在，惟有西风似昔年。”

春天如此盎然，水中倒影着的是古城不息的人文往事，和春风吹尽的柳色生辉，这时候应该有一只旧篷船，划船的桨夫还是戴着那顶寻常的乌毡帽，而今城南口还有谁在等我，迎接我回家，可能是那渡口的西风，一如既往地发出声响，但再也未见墙角边那熟悉的老者身影。

我和老李是同学、同乡兼同事，彼此相知甚深。他出身贫苦，自称是“吃百家饭、穿百家衣”长大的。大学毕业后曾先后担任厂长、科长和学会秘书长等职务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毅然下海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。公司挂牌那天，我曾去参加开工典礼，听了老李简短朴素的致辞，我预感到那个小小的公司将前途光明。公司开业后，老李一直秉承着两个原则办事。第一，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命。为了确保产品质量，他坚持采用优质原料，严格执行质量标准，工人进厂后经严格培训考核才能上岗。第二，坚持人性化管理。老李从不以

老板自居，而是把员工视作企业的主人。公司对员工实行八包：包吃、包住、包工作、包工资、包保险、包家人团聚、包劳保用品、包培训深造，到年底每个员工还可以领到一个丰厚的红包。每逢员工生日，食堂会为他加酒加菜，老李则领头高唱生日快乐歌曲。老李平日与员工相处，毫无老板架子，在食堂同吃一桌饭，下班后一起聊天、打球、健身、谈心，每逢员工生病或遇到困难，更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。正因为如此，员工们都把公司视作自己的家，把老李视作自己的朋友，尽心尽力地努力工作，企业也日益兴旺发达。公司的员工大都来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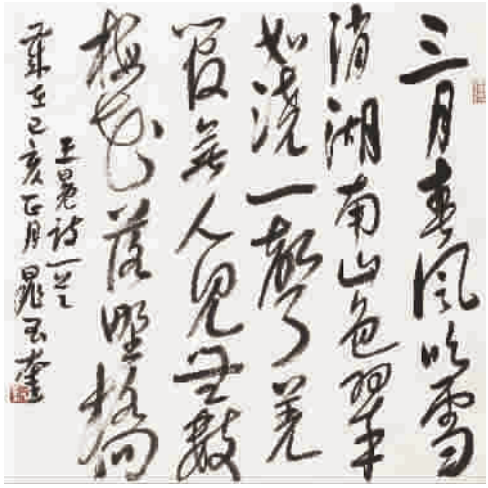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兴致勃勃地聊了一个小时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宗英老师还使用微信，所以她一如既往地关注、了解着缤纷的世相。说起她之前的电影作品，宗英老师脱口而出《乌鸦与麻雀》，的确，这是一部写入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。我和她聊起了不久前公映的电影《请你记住我》，这是由著名女导演彭小莲执导的，宗英老师宝刀不老，再上银幕，小莲在影片上恭恭敬敬地打上了“主演：黄宗英”的字幕。只是宗英老师现在还没看过全片，她让我跟小莲说一下，能不能给她刻录一张光盘。我还与她一起回忆了她的报告文学名作《小木屋》，那时她不顾自己年老体弱，几次进入藏区，跟随植物生态学家徐凤翔和她的团队进行科学考察，在氧气稀薄的高原住了很长一个时期帐篷，后来，她又带着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摄制组前去拍摄，最终为徐凤翔实现了“小木屋”的梦想，在藏东南建立了一座高原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站。为了进藏写作和拍摄，宗英老师甚至写下了遗嘱。她说：“不全身心投入生活，又哪里来真实与较深的体验？”我想，她是每一个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之人的榜样。

去日本最好赶在四月去，因为四月是樱花盛开的时节。我曾两度赴日，都选在了春风爽籁的四月，算是赴美丽的“花期”之约；而且去日本最好安排在四月的上旬，因为花期匆促，“好景不长”，花儿只在此时最鲜艳。

在东京的赏樱，皇宫护城河外的花木扶疏之美，当然是值得回味的；但鲁迅先生笔下的上野公园，才是赏樱的佳处，特别是人们自发组织的“花见”活动，颇似中国古人的诗酒雅集。但见华盖之下、花木丛中，人们带着自备的烧烤器具和酒食，铺一毯子，席地而坐，举杯同饮。



夜光杯



书法 晁玉奎

其实，宗英老师这几年一直为病痛干扰，不久前，她还动了一次大手术，这次因肺炎和心衰送进重症监护病房后，浑身插满了管子。但她意志坚定，一次又一次奇迹般地闯了过来，现在，当她拔除了所有的管子，愈发显现出生命的顽强和荣耀。当然，即使是住院生活，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，可她非常豁达和宽容，率真如初，没有悲凉凄切，在历经磨难和艰险之后，如今的宗英老师心胸更加开阔，内心更加强大。我很细致地观察到，宗英老师之所以戴了一条丝织围巾，不仅仅只

日本的樱花

喻军

说到“花见”，在日本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奈良时代，受中国文化影响，日本推崇的是梅花。可以佐证的，是著名的《万叶集》中，咏梅的和歌有118首，咏樱的只占44首；到了平安时代，嵯峨天皇每年春天都要举办“欢樱之宴”，使“花见”文化初具雏形，他本人也被尊为“花道始祖”；但当时的“花见”仅限于皇室、贵族和武士阶层，甚至演变成一种奢华的排场。16世纪丰臣秀吉在结束战乱之后，在京都醍醐寺举行盛大的“花见”大会，借满山盛放的樱花比喻自己的“丰功伟绩”，至今醍醐寺仍在每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“太阁花见行列”的仪式，重现当年的盛况。直至江户

时代，为了装束上的搭配，她是想掩盖左颈处的输液埋管，她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病况，不想让朋友为她担心，这是一种何等的人生姿态，饱含着生命的尊严、优雅、从容和力量。我想给大家透露的是，宗英老师并没有放下她的笔，她还不时地写日记呢。现在最让她高兴的是，她的儿子赵左天天都来看望她。由于新搬了病房，所以里面什么陈设也没有，于是，我跟宗英老师说，下次我会给她带花去。我小心地询问她，是否花粉过敏，她说不会的。那可真好，我已经想象着宗英老师的病房里，又将是鲜花满屋了。

时代，“花见”才由权贵阶层普及到黎民大众，成为延续至今的日本独特的文化风俗。

我们的行程把大阪列为东京的下一站。而大阪的赏樱名所，首推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大阪公园，最初为丰臣秀吉所建，后被毁。1931年由民间集资重建。仅存的遗迹“樱花门”，当年躲过了大阪城一场空前的火灾。

我在此间留下的印象只能用“绚烂”来形容：那四千多株樱花树遍布城濠、竞相开放的情景，足以荡人心魄！而高五层八阶、镶铜涂金的太守阁，周遭是一片云蒸霞蔚、游人如织的春天的气象。赏“夜樱”则是另一道独特的景观。与白天的感受全然不同，晚间的樱花显得如此凄美：朦胧的月色下，莹莹的灯影里，花瓣随风飘零，满

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赠送慰问金，挨家挨户亲自送去。老李的善举在家乡引起极大反响，当地报纸多次刊载他的事迹和相片，乡亲们更是为他在新建的祠堂竖碑颂德，感谢他为家乡作出的奉献。

年前大学校友聚餐，又见到了老李，仍旧那样爽朗质朴，仍旧那样快人快语，全不像一个奔八的老人。他告诉我：能为社会、家乡和乡亲们作出一点回报，死也无憾了！我感动得难以言表，只能在心里反复默诵：好人一生平安！

十日谈

平凡中的伟大 责编：殷健灵

诗是文采。先说文采。什么是文采？文采就是文字的美。文字的美，最终可能抵达何处？恐怕无人能预见。文字已然抵达的美呢？却是分明可见的。那就是诗美。诗是迄今最美的文字。说诗是文采，应该无异议。说了诗，文采也就一并说过了。

诗美在哪里？诗美就美在它是文言文。文言文不同于白话文。文言文以字造句，而且至少是不看重语法的。白话文呢？是以词组造句的，而且有规范的语法。这有区别吗？这有大区别。文字是什么？文字是用来表达意识的。意识经过语言，再到文字，经历了两个转换。可以无奈地说，语言已然不甚达意、文字就更难达意了。意识是一种不羁，一种散漫，所谓意识流，就是说的这种状况。而诗呢？以字造句、不重语法的诗，是和人的意识最相似，也是最契合的。

随便举例：“人迹板桥霜”、“江春入旧年”、“相悲各问年”、“江清月近人”。这样的句子，每个字都站在意想不到的位置，意想不到地互相并肩挽手，怎是一个美字可以了得？还有王维、李白、杜甫的诗句，自不必再说了。“芳草年年绿，王孙归不归”、“五月天山雪，无花只有寒”、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，这种行云流水般的文采，更是文言文才有的美。

说到文采，会说到汉赋。都说汉赋是最有文采的。汉赋生来就是以大美的辞藻堆砌的。辞藻自然是一种文采。华丽的辞藻，算不算文采？我想，就汉赋而言，应该算的。汉赋以辞藻华丽取胜，汉赋至今保存在那里，表明华丽的辞藻也能算是文采。只是，这种文采显然是下一等的文采。就文采而言，汉赋和汉诗没法比。汉诗是有骨相的，汉诗的文采，不是无着落的华丽辞藻。单一句“携手上河梁，游子誓何之”，就教人唏嘘不止。汉诗飞扬跋扈、缠绵悱恻，诗美无法阻挡。

说到今人写诗，公允地说，大多不尽如人意。平仄格律都对了，怎么还不像诗？还有所谓老干体，怎么会写成这样？可以说，这是文采问题。今人的诗，之所以大多不好，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它是白话文。它是以词组造句、以白话文的语法写了的。这注定它没有诗的文采。要知道，诗的五言、七言，还有四句、八句，都是和文言文相契合的。以白话文入诗，无疑是风马牛的状况。再有才华，也难以讨好。今人写诗，写得不好，不全是写的人才情不够，而是写的人不明真相。如果知道了诗是文言文这个真相，我想不说全部，至少很多人会写出好诗来。

这里是谈诗了，其实不但是诗，即使是诗以外的文字，也该以诗的文采为好文采。中国字天生每个字其美在骨，天生是文言文的起居方式，生生不息，天生好文采。

地皆是落英，那份透彻肌骨、无所留恋的美丽，仿佛青春的决绝而去。

去古韵犹存，拥有2000多座寺庙、被日本人视为“精神故乡”的京都，是我我最惬意的一段旅程。那里赏樱的景点极多：比如“哲学之道”的赏樱，在石板铺就的小径和河边错落分布着几百株的“关雪樱”。慢慢地走着，不时见到雅致的茶亭，顿感一份红尘之外的恬然和宁静。当我去到坐拥山光水色的岚山，我的心弦才被又一次拨

动。岚山的樱花之美，足以印入每一位旅游者的记忆：大堰川绕岚山脉脉长流，两岸苍松郁郁，其下修竹成荫。在那里，我领略到了绝美的画境：茂密层叠的花树，与澄碧的河水相映，间或有孤鸟掠过，与自己的倒影同飞；和煦的风，像一只奇妙的手，在河面上悠悠地弹琴，随风而来的还有缤纷的落花。渡目桥附近，亭台隐现，花树婆娑。传来一阵木屐的喀嗒声，有一位盛装和服的女子正沿河姗姗独行……据说岚山共栽有五千多株山樱，有花荫遮地的所在，也有花枝垂地的佳景；水映着花，花逐着水；蜿蜒的山径可把人引入雾气迷茫处，充盈在不染纤尘的自然之中。

从富士山重返东京、等待回国的那一刻，枝头的樱花已经全然凋谢了，这是我来日本的第七天。

以后我看到过很多有关“日本人与樱花”的类似精神分析的文字，但我宁愿把樱花当作一种普通的花卉植物来看待。人们对山川草木、自然景观所寄予的情感，皆在王国维所说的“即物生情”和“执情强物”之间。

竭尽所能，而后洒脱离去，这就是樱花！

醉里谈诗

陈鹏举

